

一座官员别院，缘何成为四川成都天回镇上有名的古寺？一名镇蜀节度使，如何成为川渝人民心中的神祇？

1983年的《成都市金牛文物普查资料汇编》中记录了天回镇的一座古寺——马觉寺。“马觉寺，县北二甲二十五里，即唐韦南康别墅，内有天得山，华盖池。”翻阅清同治《成都县志·卷二·古迹》时，发现其中也记载：“韦皋故宅，唐南康王韦皋为四川节度使，于天回镇西筑一别宅，今为马觉寺。寺内有天星山、华盖池，左旁有明月桥，均当时遗址。”

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知，这座马觉寺乃是当年一名叫作韦皋的官员所修建的别墅，名为“南康别墅”，其装饰颇为豪气。后来这座别墅在宋朝时成为寺院，名为开化寺，明朝洪武年间才改名马觉寺。

成都天回镇与传奇节度使韦皋

最早职位建陵挽郎 为皇室出殡时牵灵柩唱挽歌

对于四川人来说，韦皋是个亲切的名字。他的形象在蜀人心中早已超越肉体凡胎。事实上，四川有的地方修建土主庙，供奉的便是韦皋。乐山凌云寺中，韦皋早已被奉为神明，受后世香火。

巴蜀一直作为唐朝的关中后花园，是重要的粮食、人才储备库。只要长安有什么兵灾灾祸，皇帝便喜欢往成都来。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：“唐都长安，每有寇盗，辄为出奔之举，恃有蜀也。所以再奔再北，而未至亡国，亦幸有蜀也。自秦汉以来，巴蜀为外府，而唐卒赖以不亡，斯其效也。”这里有丰稔的粮食、善战的兵将，所以对于这处物华天宝之地，唐朝历来都无比重视，能来这里上任之人都非常人。

整个唐朝，能在巴蜀任节度使的都是不世出之才，如章仇兼琼、高适、严武、杜鸿渐、李德裕等，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便是韦皋，无人可望其项背。

韦皋并不是四川人，而是陕西人。他出身于名门世家韦氏，但他这一支家道中落，父亲不过是个六品的闲官。韦皋的第一个职位名为建陵挽郎，这个职位很冷门，但历史悠久，早在晋朝便已有。皇室亲王等重要人物去世后，按例要从官宦人家挑选一些少年参与送葬，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，这些人被称为挽郎。如果恰好碰上有规格的丧事，也能以此道挤进官场，唐朝名相姚崇即是如此。韦皋运气不错，因为他碰上了唐肃宗驾崩，在这次国葬后不久，他便补为华州参军。

平息泾原之变 被指派为剑南西川节度使

唐代的参军其实职位很低，但事却不少，为此韦皋经常来往于南北，在几个节度使之间奔走。但这样的生活也给了他一个不错的机缘。

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正在为女儿挑选夫婿，于是招揽有才学之士齐聚一堂。张延赏的夫人一眼就挑中了韦皋，认为“此人之贵，无以比俦”，坚持将女儿嫁给他。过了两年，韦皋高傲又不拘小节的性格，让张延赏越来越讨厌，韦皋在张府受尽冷眼，连下人都轻怠他。妻子为他感到不公，“韦郎七尺之躯，学兼文武，岂有沉滞儿家，为尊卑见诮。良时胜境，何忍虚掷乎？”这番告诫让韦皋决定走出张府，迈向自己的人生。

数年以后，韦皋还会回来，只不过这一次回来便是驱马高车，决不会再让人瞧不起。

离开成都之后，虽已不再受张延赏的气，但他这个西川节度使女婿的身份还是很好使，在官场上格外受重用。

一年之后的泾原兵变中，韦皋表现抢眼，不为利诱，并局部平息叛乱，这种态度让唐德宗十分欣赏。《新唐书·列传·韦皋传》载：“泚复使它奴拜皋凤翔节度使，皋亦斩之及从骑三人，纵一人使报泚。帝闻，乃授皋陇州刺史，置奉



韦皋镇蜀期间取得巨大的军事成果。

的整个历史时期，吐蕃与大唐之间的战争贯穿始终。贞观十二年(638年)，吐蕃“寇松州”，也就是松潘，“侯君集帅三总管兵以伐之”，从此开启了唐蕃百年战争的序幕。

两方交界之处正好是川西的高山大河区域，双方你争我夺数十年，却始终处于相持阶段。南诏国的倒戈让形势发生了变化。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，吐蕃、南诏联军进攻剑南，六七年的时间里，攻破了川西大片防线，还一度打到了灌口，也就是如今的都江堰市。

但南诏和吐蕃的结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。吐蕃因为山高地险的原因，在与唐朝的战争中，大多数时候都让南诏军冲在前面，每打下险要之地，又在南诏征兵，让他们来守。甚至在吃了败仗之后，也责怪南诏军军力孱弱。南诏国对此早就不满，而机敏的韦皋看到了这一点。他向南诏送去招降书，却故意让这封信落入吐蕃人的手里，书信中丰厚的招降条件让吐蕃对南诏产生了极大的嫌隙，紧急阻断了南诏进川的路线，南诏一气之下撤兵。韦皋抓住这个机会，向吐蕃军发起进攻，吐蕃大败。韦皋不断向南诏渗透，终于将南诏国这个最大的变数拉进了自己的阵营。

唐贞元十七年(801年)七月至十八年(802年)正月，韦皋集中兵力对吐蕃发动主攻。这一战，唐军击溃蕃军16万人，斩杀万余人。这一战是唐朝余晖中最漂亮的一战。此战之后，吐蕃再也没有能力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。

韦皋镇蜀长达21年，《新唐书·韦皋传》记载了他在军事史上的超凡成就：“凡破吐蕃四十八万，禽杀节度、都督、城主、笼官千五百，斩首五万余级，获牛羊二十五万，收器械六百三十万，其功烈为西南剧。”

如此巨大的军事成果，必定离不开经济的支撑。韦皋对士兵赏赐很重，《新唐书》载：“凡军士将有婚嫁，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，以银泥衣给其女氏，又各给钱一万，死葬称是，训练称是，内附者富赡之，远游者将迎之，极其赋敛，坐有恰力。”婚丧嫁娶都给钱，而且每次一万钱以上，耗资巨大。加上军队庞大

的日常开销、粮草供给，真可谓是花钱如流水。但韦皋强就强在，他虽然大手花钱，赚钱的本事也是一流。

为振兴蜀地，补给战事，韦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大致可分为基础建设和经济措施。基建这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水利和修路。韦皋镇蜀期间，大力完善和修筑水利工程。他还接过唐朝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在任时未曾完工的乐山大佛，斥巨资完全凿成，以寄望镇住三江水患。水系的疏通也让航运飞速地发展，岷江、长江等航道日益繁华。李白诗“濯锦清江万里流，云帆龙舸下扬州。北地虽夸上林苑，南京还有散花楼”，从中便可见端倪。

此外，韦皋大力倡导农业生产，推广水稻的间作和复种技术，加之有水利之便，粮食获得大丰收。粮食多起来之后，除了老百姓的吃用以及军队的开销，剩下的便卖出去换钱。但那时蜀道难行，通往西南的道路更是因为战争而阻断，韦皋在政治上沟通南诏，一边加大力度打通西南的蜀道，修建互市，促进两地经济交流。又在西川开青溪道，“以通群蛮，使由蜀入贡”。这条青溪道直接与金牛道、褒斜道相连，并在此基础上修建驿站，将蜀地的蜀锦、茶叶、麻、布、帛、药材等物资与各地进行商贸。

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食盐。控制了盐铁就等于控制了经济和政治的命脉。《新唐书·卷二百二十二》记载：“鲁望等部落，徙居戎州马鞍山，皋以其远边徼，户给米二斛、盐五斤。”盐铁成为招揽西南夷归附的重要手段，同时对盐茶业征收单独的课税，一时之间，成都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之一。繁盛的商业也带来了巨额的税收，这样的良性循环，也是韦皋敢大手花钱的底气。

四川地区很早就有土主庙，汉唐以后四川地区土主崇拜的区域特色更为鲜明，土主庙所供奉的神灵多为历史上有功于民的文臣武将，因此土主就成了守土为民的区域保护神。在“清代四川土主庙分布表”中，就有濠阳土主庙祀韦皋的记录。

文图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

天回驿，是唐代时设在成都北门的重要驿站。

义军，拜节度使，宠其功。”泾原之变平息之后，韦皋被指派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好巧不巧，他要顶替的正是他老丈人张延赏。

唐代范摅的《云溪友议》中记载了韦皋上任成都的趣事。因为这回是去顶岳父的班，为了照顾张延赏的面子，韦皋在路上一直都只用韩翱(áo)这个名字，一直到了天回驿，才有人传消息给张延赏。得知消息后，张延赏夫人坚定地说，“若是韦皋，必韦郎也。”意思是如果是韦皋，那一定是我女婿。张延赏不信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来顶替他的真还就是那个他曾经极度嫌弃的女婿。这让他很没面子，叹道：“吾不识人。”然后从西门而出，见都没见韦皋一面，灰溜溜地回京去了。

镇蜀长达21年 功绩彪炳史册名垂千秋

在蜀地，韦皋实现了他一生的抱负，并被蜀中百姓奉上神坛。他在蜀地的功绩彪炳史册，名垂千秋。

他的功绩最明显的便是在戍边问题上。在唐朝由初创到兴盛再到衰落